

拭去精神上的鏽斑

沈蕙寧/國立臺灣大學/哲學系二年級

109 年全國夏季學院所修課程：電影藝術的四個關鍵字

「電影是一部垃圾處理機。」

不難想像，選修這門電影課程的學生，其多數都是抱持著怎樣的動機前來的。雖然拿我自己來說，毋需諱言的是，我在簽進這門課之前完全就是一個不看電影的人——我會進電影院的時機，大概都是因為讀過的小說被改編成電影，再來就是固定等待一年一度的柯南劇場版（偏巧在今年因新冠肺炎的疫情影響而首度延期）。而這也就意味著，「因為喜歡電影而想更加深入了解它」、「因為看過很多電影，故期許自己能朝專業影評的境界更進一步」，諸如上述的修課動機在我身上可以說是成立的。

即便如此，我也能夠針對自己的選課意圖說出一番所以然來。就比如，我是來這堂課學習電影這門藝術的；又或者說，我期望自己在這堂課習到電影是「如何作為一門藝術」的。

然後，老師在第一堂課上對我們如此說了。根本不該直接去分什麼商業與藝術電影的界線。電影，就好比是一部垃圾處理機。

單看字面意思，這番話的驚世駭俗，大約就足以令那些原先滿懷雄心、躍躍欲試的學生感到震驚而錯愕。然而講台前方說出這番言論的老師本人，專業態度與影癡氣質兼具的眼神又的確是騙不了人的。

老師上述的原話，實是出自影史上最具影響力的法國評論家之一安德烈·巴贊（André Bazin，1918-1958）之口。不僅僅是巴贊，從歷史上首部電影的問世，默片進到有聲電影，黑白片演變到彩色片的過程當中，那些拍電影與看電影的人逐漸開始想到了要溯其原本。而一個最核心，卻顯然也極為困難的問題於焉浮現。

——究竟什麼是電影？

看一部電影，然後分析它——就算是完全不懂電影如我，也可以大致想像出這麼一套學習模式。在這門課上我們也確實是這麼做的。前半個月的課堂裏，結束了理論介紹後，我們看長度約只有二十多分鐘的短片；看完後進行重放，老師一個一個鏡頭暫停，開始問大家這個 cut 為什麼要用長鏡頭(long take)到底，不直接以剪接來表現？這裡的剪接是之於空間還是時間意義上的？此處角色在畫面中的站位可以暗示觀眾什麼訊息？為何主角要說這樣一段台詞；底下蘊含著什麼樣的潛文本？

運鏡、構圖、服裝、色彩、燈光。這些構成一部電影「場面調度」(Mise en scène)的元素，其概念在老師搭配一幕幕電影畫面的講解之下，乍聽並不是真的這麼難以理解。但反過來說，若非老師以這樣解剖刀式的，近乎是不解風情的方式，將那些藏在片中的場面調度元素一一攤在我們眼前；單單讓同學看完一部電影後自由討論的話，憑我自己是決計看不出這些細微差異——也許不僅是我，如今網路自媒體時代中大量產製的心得文章也多半如此。當觀眾情緒熱烈地討論故事的各種爆點、討論主角為何行動如此不合邏輯，倘若這裡 oo 而不是 xx 結局就不會如何如何……這種時候，卻少有人討論到「同樣在說這段故事」時導演對鏡頭的處理是怎樣的。為何如此？

回到最初的問題：究竟什麼是電影？它和小說、戲劇、繪畫這些看似不相干而又重疊的藝術形態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？因為，假如存在一個最直觀、最為大多數人——無論普羅大眾還是電影迷——所認可、最接近標準回答的答案交集，也許就會像是這樣：

電影是「用影像來說故事」。

而這也就解釋了，為何我們在看電影時目光從頭到尾都習慣集中在字幕的內容上（倘若無字幕便會開始感到不安）；為何大眾寫評論總有志一同地抓起情節的轉折、邏輯、角色行動來做分析——而實是因為古典好萊塢敘事電影興盛的結果。因為觀眾將全副注意都放在了情節本身，風格隱形了；「場面調度」被隱形了。而我們也就從未意識到電影，並不止是一項「用影像來說故事」的工具。

我印象尤深的是課上放的一部短片《紅氣球》(Le ballon rouge, 法國/1956)。一如其片名，這部作品的分析核心，便在於那隻彷彿擬人化了的，隨著影片的推進與片中的小男孩漸形成強烈羈絆的紅色氣球。自然，隨後的討論也都圍繞在這隻氣球蘊含了怎樣的隱喻與象徵。象徵孤獨。象徵小男孩的內心渴望。象徵對抗外面世界的痛心。如此種種。說來說去，這些詮釋

角度一時之間似乎也無從判斷誰對誰錯；又像是始終只在邊界上徘徊，離中心總是差了那麼一步。

對此老師的說法是，我們都說得太多也考慮得太多了，忘記了電影該是要直接用「眼睛」去看的。

我們都被精神上的鏽斑給蒙蔽了眼睛。

就是所謂的「精神」——那些情節、隱喻指涉、故事的思想——也有許多的面向，是我以前自己看電影時從未細想過的。例如劇本的架構——當我們說好萊塢的電影看起來千篇一律時，可曾說出它具體而言套用了哪些模式？當我們想在商業與藝術片間畫出一條分野，我們又是依循著怎樣的標準？也許這可以由電影的「類型」（genre）找到線索；畢竟我們常說一部電影是屬於愛情、偵探、西部片或恐怖片，也就揭示了它將會走一套怎樣的商業套路。但事實是，所謂的類型電影，也是經過長期與觀眾、與時代背景、與整體的社會框架進行互動，最終形成這麼一項拍片人與看片人互為認可的結果產物。

而對於我這樣一位「沒看過電影」的人而言，反倒在這門課上觸到各種哲學、歷史、藝術理論的角度時，得以毫無適應困難地，馬上便從一個新的世界跳躍到再下一個。拭去了精神上的鏽斑，我的電影旅程從現在才正要開始。

Summer College
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